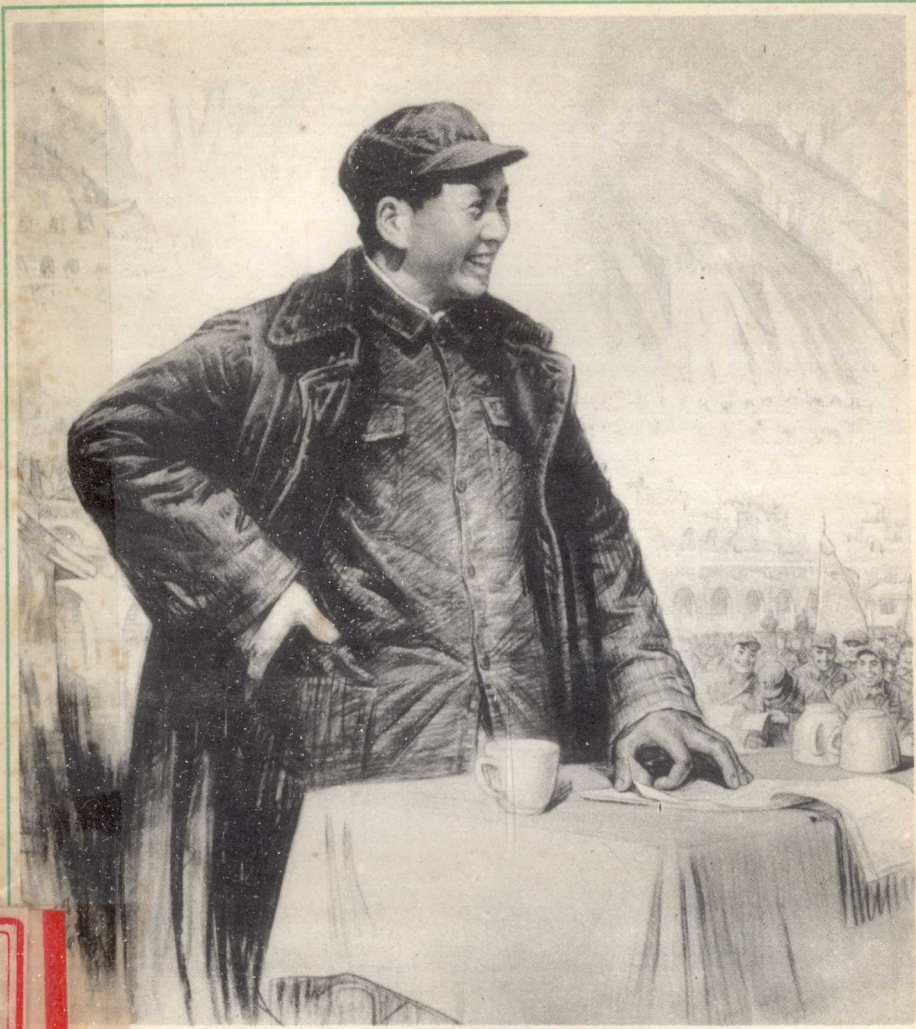




毛主席
光辉的教育革命实践

A752/22

004547

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实践

王通讯 刘堂江 编写



吉林工学院 B0023581

吉林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实践

王通讯 刘堂江 编写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1}{2}$ 插页5 91,000字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册

书号：7091·1007 定价：0.39元

目 录

一、峥嵘岁月

批判旧教育	(1)
刻苦自学读“活书”	(10)
研究体育练体魄	(26)

二、唤起工农

工人夜校播真理	(32)
为开展农民教育而欢呼	(40)
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47)

三、光明天地

列宁小学的诞生	(58)
红军教育展新容	(65)

四、雨露滋润

亲切关怀抗日军政大学	(74)
指导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	(90)

五、破浪前进

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	(106)
视察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	(115)
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	(124)
教育革命新篇章	(131)

后 记

一、峥嵘岁月

历史的巨轮飞掠过多少风雨雷电，前进到十九世纪末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阶级斗争的硝烟中迎来了自己的黎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诞生了！从此，一轮红日照亮了神州大地。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少年时代的毛主席高举向旧世界“造反有理”的大旗，不仅以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向反动统治阶级发动猛烈进攻，而且在努力学习、刻苦读书的同时深刻地批判了千百年来的旧教育制度：韶山私塾的反抗斗争，一师校园的勤奋学习，暑假期间的社会调查，桔子洲头的刻苦锻炼。滔滔湘江水，巍巍岳麓山，到处都记下了那些难忘的峥嵘岁月——

批判旧教育

韶山，位于祖国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韶峰脚下，丘陵起伏，群山苍翠，蜿蜒美丽的湘江从远处缓缓流过，终年滋润着韶山沃土。就在这个山环水抱，美丽富饶的山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从八岁开始，毛主席先后在本地的南岸和桥头湾等私塾读书。当时的学校，教员是乡村中的老夫子，教的是“四书”、“五经”，教学方法也陈腐透了。先生每天给学生点一段“经书”，教些生字，也不讲解，就驱使他们去死读硬背。学生们整天被关在屋子里，什么“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唧唧呀呀地唱个不停。对书本的内容不懂，也不敢去问先生。这样枯燥无味的读书生活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年幼的毛主席厌恶那些孔孟经书，而喜欢读民间流传的《西游记》、《三国演义》一类反映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书。但是，这些书在当时都被称为“杂书”，严禁阅读，一旦被先生发现，就要受到严厉处分。这一些，毛主席毫不理会，他想尽办法和先生进行着巧妙的斗争。上课时，他常常把小说藏在经书下面，当老夫子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地重复着他那套陈词滥调时，毛主席就在下面专心看自己的书，偶尔先生踱过来了，就赶紧用经书盖上，和大家一样地念起来。有一次，先生发现毛主席在看这种书，跑过来要没收，并喝斥道：“这些‘杂书’是歪门邪道，不许看！”毛主席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不对！这根本不是歪门邪道！毛主席记忆力非常好，看过的民间小说和故事，差不多都能将情节内容背出来。他经常在村子里向穷苦农民宣传这些英雄人物和故事。放牛的时候，还讲给小朋友们听。

“棍棒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是旧私塾先生奉为至宝的信条。学生如有半点“越轨”行为，就罚以打手心、打屁股，或是“罚跪香”——强令学生跪在有棱有角的碎石子上，待一根香燃完了才许起身。对于这种残酷体罚学生的行

为，毛主席坚决与之进行斗争。一次，毛主席触犯了私塾里的清规戒律，为了反抗教员的体罚，他愤然出走，跑出了学校。可是，从此以后私塾里先生的态度温和多了。后来，在美国作家斯诺先生谈起这件往事时，毛主席幽默地笑着说：“这是一次胜利的‘罢工’！”

私塾里的一个先生，订了一条极不平等的规矩，背书的时候，让学生毕恭毕敬地站着，而自己却正襟危坐，俨然象一个法庭上的判官似的。毛主席觉得这极不合理，决心冲破它。一次，先生让毛主席背书，毛主席就搬来一条凳子，也和先生一样坐着背。这下可不得了了，老先生勃然大怒，吹胡子，瞪眼睛，厉声质问毛主席为什么不站着背书。毛主席反问道，你为什么坐着，而不站着？一句话问得那个先生张口结舌，说不上话来。但他又想用背书来惩罚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很流利地背出来了。先生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一九一三年春，毛主席二十岁的时候，进入了湖南第一师范。毛主席有着伟大的革命抱负和明确的学习目的，他充分利用这个环境学习革命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可是当时学校对学生的限制很多，什么“不得经管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等等。学校的课程也是多而杂，除了一般普通中学的课程外，还设有什么“修身”、“法制概要”……总共有三十多门。毛主席十分形象地将这种学校比做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杂货摊”。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毛主席订有自己的学习计划进行

学习。他认真研究和思考的是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有一次，因为他不去上大课，一位在一师工作的亲戚对他说：“你要上课！不上课是不合校规的。”毛主席回答说：“这样破坏我的读书计划，我不能够。”又说：“你定要我上课，我一发问，教员不能答时，就请他滚蛋，你能答应吗？”那个亲戚没办法，只好任随毛主席去自学。为了使学生“就范”，过去的老先生常常拿“考试”整治学生。但是，毛主席从来就不把分数看得那么重，而是把精力集中在自己专心钻研的问题上，学得非常主动。例如，他不愿意在“静物写生”上面费时间，一次上这门课时，他提起笔来画了一个半圆，下面再加上一条横线，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再在旁边写上李白的“半壁见海日”一句诗，交给先生就走出教室了。剩下的时间，就到阅报室去阅读报刊杂志，细心研究他最关心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问题了。后来，图画这门课虽然只得了四十分，可是毛主席学到了更多的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有一位国文教员，外号“袁大胡子”，是前清的举人，以守旧专制而著称，他限令学生写“桐城派”的古文，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毛主席对他非常反感。有一回，袁大胡子破口大骂一位工友，毛主席正好从旁边经过，看到这种压迫工人的行为，就怒不可遏地说：“那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袁大胡子看见是怒形于色的毛主席，也就不敢再骂了。

一师的校长张干，和反动军阀汤芑铭（人民咒称“汤屠”）串通一气常常镇压学生的革命活动。在一师，卖国贼袁世凯的《大总统训令》高挂在礼堂里，内容无非是禁止学潮之类的

恐吓，企图把学生象关笼子似的禁锢在学校里，训练成封建买办阶级的奴仆。张干还是个逢迎谄媚的能手。一九一五年上学期，他为了用金钱讨得主子的欢心，竟然强制规定秋季开学时，每个学生要额外缴十元钱的杂费。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啊！劳苦工农子弟怎么交得起呢？只好眼睁睁地等待失学。同学们气愤极了，但都敢怒不敢言。毛主席更是义愤填膺，决心要把这个校长拉下马。眼下，群众的反张情绪空前高涨，犹如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正是好时机。

毛主席首先邀集了一批进步同学，一起来到学校后山的“君子亭”开会商议斗争方法。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毛主席认真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吸收群众中好的主意。当时，有位同学写了一张宣言，内容主要是揭发张干的私德如何如何坏，毛主席认为这样写不够有力，必须将他治校无方，教学马虎，贻误青年的罪行公布于众。同学们热烈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一致推毛主席起草一份宣言。毛主席当即奋笔疾书，在“君子亭”上写下了一篇四千多字的《驱张宣言》，宣言义正辞严，气势磅礴，锋芒所及，对腐朽的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为了不让张干看出这场斗争谁是为首的，以免遭到迫害，毛主席想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法子，在签名时，把各人的名字签成一个圆圈，既无头又无尾。毛主席连夜派人送到印刷厂去把宣言印成传单，在校内广为散发、张贴。第二天一早，《驱张宣言》传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同学们看到这篇战斗檄文，个个人心大快，扬眉吐气。

张干一见宣言，吓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这时再念《大总统训令》也壮不了自己的胆了。他下令追查“领头闹事的”。

后来有人告密，说宣言是毛主席起草的，从文章的风格和气势来看，张干也断定是出自毛主席的手笔。于是，他贴出布告，宣布开除毛主席等十七名进步同学。消息传出，师生群情激愤。杨怀中、徐特立等教师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抗议。杨怀中老师还写下了这样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来表示自己对这一决定的愤慨和对毛主席的期望。

风暴，只能吓住畏缩在母鸡翅膀底下的小鸡，矫健的雄鹰最喜欢展翅翱翔，搏风击雨。“追查”何所惧，“开除”算什么！毛主席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他继续发动群众，向张干发起更大的攻势。一师的进步师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千人共一呼：“张干从第一师范滚走！”

“驱张”烈火愈烧愈旺，在广大革命师生坚决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张干不得不卷起铺盖溜走了。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驱张”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此后，毛主席还领导了反对卖国贼袁世凯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在长期的斗争中，毛主席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旧教育制度反抗愈来愈烈，批判愈来愈深。一九二一年，毛主席亲自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在“创立宣言”中，对吃人的旧教育制度宣判了三大罪状：

一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青年。在教授知识上，它完全不管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

悟解迥别，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在教育上又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的缺点。

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毛主席还指出，旧教育制度坏的总根，在于使学生立于被动，不能生动活泼地发展，结果是，庸儒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

毛主席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斗争中，提出了应以半工半读和自己看书自己思考的办法改造旧教育，同时还与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一九二〇年前后，买办走狗文人胡适之流，打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旗，极力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什么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呀！什么“中国的问题要点滴的改良”呀！几声苍蝇的凄厉在中国上空随风飘荡。毛主席于一九一八年创立的“新民学会”内部也分成了“改造”和“改良”两大派。

在采用何种斗争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改造”派的同志极力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改造社会。

可是，“改良”派却认为应该用和平的手段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即采用一点一滴地、温和的办法，进行改良，从而使全体人民获得幸福。

对于这种主张“温和主义”，依靠“教育救国”的谬论，毛主席予以严词驳斥。一九二〇年冬天，毛主席写信给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工作的蔡和森同志说：罗素在长沙演说，主张“共产主义”，但又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毛主席认为，这事实上是主张保护有产阶级，放任资本家，是永世办不到的！毛主席在信中接着写道：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如今的教育权都在统治者手中，主持学校和报馆的尽资本家、地主或资本家、地主的代理人。共产党人不取得政权，安能握得教育权？信中还无比英明地指出：教育权所以落在资本家、地主手里，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议会、政府、法律、军队、警察……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毛主席的话千真万确，无产阶级不取得政权，怎么能掌握教育权呢？不把黑暗的封建军阀制度彻底推翻，要改革旧教育岂不是枉费心机？

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一八年春，军阀政府派张敬尧统治了湖南，这个反动军阀伙同其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在湖南烧杀掠抢，无恶不作。教育界也同样遭到十分严重的摧残，教员五、六个月领不到薪水，学生常常断粮绝食，因而迫使教员罢课，学生退学，学校关闭。张敬尧的军队到处抢占校舍，长沙市的大部分学校常年被变为“军营”。这些反动军队以毁坏房屋器材取乐，把图书当柴烧，拿仪器耍把戏。一师和省立一中所遭破坏尤为严重。三千万湖南人

民包括学校广大师生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堂堂乎张，
尧舜禹汤，
一二三四，
虎豹豺狼。”

“张毒”不除，湘无宁日，民无宁日，教育界也无宁日。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汹涌澎湃的湘江怒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八月，毛主席亲自领导湖南学生联合会，与反动军阀张敬尧展开了英勇无畏的斗争。十二月二日，毛主席连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领导人会议，研究形势，统一步调。毛主席极其深刻地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发动群众赶走张敬尧的时机已完全成熟。在长沙各校学生代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讨伐张敬尧的战斗动员令，指出，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卖国政府、卖国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的爱国运动。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是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十二月六日长沙各校的广大进步师生纷纷行动起来，罢教罢学，学生联合会代表一万三千多学生发表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战斗誓言。在毛主席的组织引导下，广大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三五成群，深入到工农群众中，煽革命之风，点革命

之火，工学运动的结合，大大推进了“驱张”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九二〇年，在“驱张”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毛主席的好战友杨开慧同志在长沙福湘女中，也积极组织同学们参加示威游行。反动的学校当局对此又恨又怕，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学校里的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司维克竟然在队伍出发时，大打出手，扭打学生。开慧同志挺身而出，带领同学高呼口号：“打倒列强！”在愤怒的群众面前，司维克吓得两腿打颤，夹着尾巴逃走了。开慧同志率领同学包围了他的住宅，义正辞严地质问他“为什么不准我们游行？”司维克龟缩在房间里再也不敢出来破坏捣乱了。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驱张怒火从湘江畔烧向北京城。张敬尧成了处于熊熊烈火包围中的一头野牛。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一日，这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被革命人民从伪省长的宝座上拉了下来，滚出湖南，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正是：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从韶山私塾到湖南一师，从驱逐张干到赶走军阀张敬尧，回首毛主席向旧教育和向整个旧世界造反的战斗历程，一路鏖战，风烟遍地。它时时激励我们永远高举“教育要革命”的旗帜，踏着毛主席的光辉足迹，勇往直前！

刻苦自学读“活书”

教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教师灌什么，学生吃什么，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教育看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剥削阶级就是企图利用这种陈腐僵化的教学方式，向学生灌输反

动思想的毒素，钳制学生的灵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就坚决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法，反对盲从，而主张独立思考，学得主动活泼。

在韶山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张毛主席少年时代还书的便条，字迹刚劲、流利。千千万万前来瞻仰的中外观众经过它面前的时候，都要久久地停留、凝思。是啊，通过这张普通的还书条，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多么刻苦的自学实践呀！

十三岁的时候，毛主席离开了私塾，白天整天参加田间劳动，夜晚还要帮助父亲记帐。尽管很忙、很累，但丝毫也阻碍不了毛主席勤奋刻苦的学习。每天晚上毛主席在豆粒大的小油灯下面如饥似渴地看书，父母不让他看得太晚，他就用蓝布床单把门窗堵起来，不使灯光透出去，一直看到深夜。毛主席的求知欲极其强烈，凡是能找到的书都找来看，有的反复看几遍，后来韶山一带的书几乎都看完了，就跑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借。现在陈列的这张还条就是当年毛主席向一位亲友还书时留下的。

毛主席从小养成的这种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走到那里就带到那里。辛亥革命后，毛主席参加了湖南新军。在新兵连里，除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外，毛主席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学习。那时，新军里每月给士兵发七块钱的薪饷，别人拿了钱就上馆子大吃大喝去了，毛主席却除花两元用于生活费以外，其它什么也不买，只是订上几份重要的报纸，每天一有空，就仔细阅读，认真地分析研究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

半年后，毛主席退出了新军，决定继续读书，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湖南的学校较多，什么实业、法政、商业

等五花八门的专科学校都有，毛主席接连投考了几个这样的学校，都因为不满意而退了学。后来，毛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入学后仍然感到失望，这个学校也是一样刻板的课程，一样烦琐的规则，半年过后，毛主席就退了出来。实践使毛主席越来越深刻地看到：与其进这种死气沉沉的学校，倒不如自己独立自主地读书和研究问题更有益处。于是，一个完全自修的学习规划在毛主席胸中形成了。

长沙城浏阳门的定王台有一座楼房，楼上存放着各种中外书籍，楼下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十分幽静，这就是湖南省立图书馆的所在地。每天早上一开馆，就有一个衣着朴素、身材魁梧的年青人，不急不缓地走进来，这就是毛主席。他寄居在湘乡试馆，每天到这里来看书自学。毛主席一进图书馆，取了书就伏在阅览桌前专心致志地看起来，简直不知道什么叫休息，只是中午出去买两个烧饼充饥，一直到傍晚关门时才离去，天天如此，风雨无间。毛主席在这里度过了半年多的自修生活，阅读了大量关于世界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方面的书籍，如：达尔文的《物种原理》、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密尔的《伦理学》、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等。这些书对毛主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正如毛主席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

毛主席进入第一师范以后，更是读书不倦，他仍然注重自修，有自己的读书计划。毛主席每天起得很早，冷水浴后，就到自修室看书。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短，他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熄灯号响过后，他自备一盏小油灯，坐在床上看书，或者到饮茶室、阅报室和走廊过道等通宵有灯的地方看书。课余时间，毛主席从不到街上闲逛，而喜欢在阅报室和图书馆读书看报，有时就单独或是与友好同学一起到后山上去读书。由于毛主席刻苦学习，所以他的学业成绩非常好。他的文章常常被教员批上“传观”的字样，贴在校的揭示处。

认真读书，一丝不苟，是毛主席自学的一个特点。一般人看报，走马观花，粗粗一浏览就过去了，可毛主席非常用心。他对时事问题，了如指掌，常常给同学们讲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不仅有条有理，脉络清晰，而且还联系古今中外，讲得深刻、透辟，大家都敬称他为“时事通”。毛主席看报，旁边总是放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随时仔细地查看每个地名。他还把报纸上所见到的地名用英文写在纸条上，一叠一叠地装订起来，这样既练习了英文，又便于以后翻阅。毛主席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地理情况非常熟悉，不管人家随便提到一个什么地名，毛主席都能立即准确地回答出，那是那一国或那一省、那一县的那个地方。

毛主席还很注意培养学习的毅力，他往往拿着书到人声熙攘的城门口或闹市商店旁边去看，以锻炼自己在任何情况